

# 中國新石器時代玉龍初探— 一個考古/歷史、族群文化、科技/藝術的跨域思索

江美英

南華大學美學與視覺藝術學系暨通識教學中心講師

## 摘要

本文主要探討新石器時代考古發掘出土的玉龍，就其〈料、工、形、紋〉進行分析，比較其異同。目前中國新石器時代出土玉龍的地區，主要有東北地區，分佈在遼寧、內蒙東部的紅山文化，東南地區太湖流域為主良渚文化早期階段，安徽含山凌家灘文化，以及湖北石家河文化。紅山文化與良渚文化的玉龍出土數量稍多一點，但是兩個文化玉龍在玉質、尺寸等方面都有極大的差異性；造型的設計上雖有不同，但有異曲同工之妙，兩者有關聯嗎？凌家灘與石家河文化的出土玉龍較少，但其造型與製作等均值得我們去探索。這四個不同地區出土的玉龍在造型上均呈現橢圓或近圓的造型，筆者認為主要是跟省工省料的製作工藝有關。此外關係到中國新石器時代歷史、族群文化、科技的發展與古人的藝術創意設計。本文以玉龍初探為題，期能找出文化傳承的關鍵，思索提出一些不解之謎，並希望能擴展跨域的研究。且希冀以後能有更多考古資料提供，再探中國史前玉龍之謎。

**關鍵詞：**新石器時代、玉龍、料工形紋



## 壹、前言

考古學是歷史學的一個分支，考古發掘出土的地下材料為歷史學提供豐富的史料。尤其是沒有文字的新石器時代，考古出土器物的重要性就有如歷史時代的文字資料一樣具有重要性及深刻的意涵。本文主要是希望透過考古發掘的器物，探索新石器時代文化發展中的其中一環，進而瞭解新石器時代歷史的豐富面。

中國人稱自己為龍的傳人，歷代來龍為中國帝王的表徵，中國父母有望子成龍的心願。玉龍是中國玉文化特色中很重要的一類器形，但是歷代以來中國龍的形狀呈現各種不同的面貌，新石器時代諸文化陶器上所畫的龍紋，玉器所呈現的玉龍造形也都各具特色。這一類想像中的動物，一直是中國器物研究的主題，東北遼寧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孫守道、郭大順<sup>1</sup>曾經專文探索紅山玉龍，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劉斌<sup>2</sup>、方向明<sup>3</sup>曾寫過良渚玉龍專文，其他諸位先生亦從器形、紋飾等角度提出討論。安徽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張敬國對凌家灘的遺址出土的玉龍亦曾提出探索<sup>4</sup>，石家河文化<sup>5</sup>的玉龍與新石器諸文化玉龍之間是否有關聯？均曾引起廣泛的討論。

對於此有趣的課題，本人希望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下，能夠進一步的耙梳其異同與關聯，從而探尋與思考新石器時代歷史與文化的面相。玉龍的研究尚可延展到宗教學、民族學、人類學、藝術文化等多元主題，希望這篇玉龍初探，日後能夠延伸為續探或再探索。

在研究方法方面，本文以考古發掘出土的玉龍造型為主題，所以首先運用考古學的地層學與類型學知識，搜集新石器時代玉龍相關的器形、紋飾。透過地層學的分析判斷其文化分期；並從考古類型學的分析，探索玉龍型態的變化。玉龍藝術造形設計，是吸引人特色之一；透過器形的變化，可以探索新石器諸文化玉龍異同。新石器時代玉器的製作發展與玉料的取得有關係，玉器的色澤與造型有無絕對關係，本人為歷史學出身，對地質學瞭解不夠，但玉器的研究質地與色澤是不能不考慮的，所以地質學方面的資料，主以做過紅山玉器





---

<sup>1</sup> 參孫守道、郭大順《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與玉器精粹》，（文物出版社，1997年）頁1-5。  
<sup>2</sup> 劉斌〈良渚文化的龍首紋〉，載王明達、中村慎一編《日中文化研究第11號：良渚文化—中國文明的曙光》（東京：勉誠社，1996年），頁126-135。劉斌〈良渚文化的龍首紋玉器〉，載楊伯達主編《出土玉器鑑定與研究》（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頁304-318。  
<sup>3</sup> 方向明〈良渚文化玉器的龍首紋與神人獸面紋之獸面紋〉，載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考古研究室、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考古藝術中心編：鄧聰、吳春明主編《東南考古研究第三輯》（廈門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170-176。  
<sup>4</sup> 張敬國《凌家灘玉器》（文物出版社，2000年）頁2。  
<sup>5</sup> 荊州博物館編著《石家河文化玉器》（文物出版社，2008年）頁96-97。



與良渚玉器化驗的聞廣先生等人相關研究為參考。各文化的玉龍是否就是代表不同民族玉龍的展現，及龍在諸文化的地位，民族學、宗教學的角度可提供進一步思考。凡此種種都提供我們對新石器時代歷史的瞭解與探索。

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由於地廣的關係，區系發展極為複雜，因此本文擬以考古出土的玉龍為標準器，從其器形、製作、玉質玉料、出土位置、功能性探索等角度，探索新石器時代晚期出土玉龍幾個文化之間的關係，瞭解各文化彼此間是否有交流有影響或是各自發展間有其異同性。以下就目前出土玉龍的紅山文化、良渚文化、凌家灘文化、石家河文化分析探討。

新石器時代紅山、良渚、凌家灘、石家河文化玉龍			
			
紅山文化 (距今約 5300 年) 遼寧牛河梁遺址第 二地點一號塚 M4 高 7.9 厚 2.5	良渚文化 (距今約 5200 多) 浙江後頭山遺址 徑：1.4 公分	凌家灘文化 (距今約 5300 年) 安徽含山凌家灘 98 凌家灘 M20：29 長徑 4.49 厚：0.2	石家河文化 (距今約 4300 年) 湖北肖家屋脊 W6：36 徑 3.8 寬 1.2 厚 0.8

## 貳、紅山文化玉龍：料、工、形、紋

紅山文化出土或採集的玉器主要分佈在遼寧西部及內蒙東部一帶，時間距今約 5000 至 6000 多年。期中玉器最興盛的時期距今 5000 至 5500 年左右，紅山文化的玉龍即是產生於此時期。紅山玉龍目前有兩大類：第一類為玉豬龍，遼寧地區為考古發掘出土，內蒙地區主要是遺址採集。第二類為內蒙古翁牛特旗採集的 C 形龍，目前兩件主要採集資料均見於內蒙希拉木倫河以北地區。這兩類玉龍之間的關係，目前不清楚。但是從料、工、形、紋的特點來看，具有許多共通相似點。因此一併討論之。



紅山文化玉豬龍				
				
牛河梁第二地點 Z1M4 高 7.9	牛河梁第十六地點 M1	牛河梁採集高 14 公分	牛河梁採集高 15 厚 3.8	遼寧省博物館高 4.2 厚 1.4

紅山文化玉豬龍的玉料與呈色：少量蛇紋石質玉，較多閃玉，黃綠色最常見，最引人喜愛，部分呈白色現象。從目前出土的紅山玉器來看，學者判斷應為遼寧當地所產的岫岩玉為主。可能是因玉質堅硬和北方地區較乾燥，所以紅山文化出土玉器多呈現原來亮麗的黃綠色澤，出土時色澤可說是亮麗如新。牛河梁出土的玉豬龍亦然。距今 5500 年新石器時代晚期諸文化已經有相互交流現象，但多為鄰近文化，玉料的使用上基本應是就地取材；紅山與新疆距離太遙遠，故紅山文化當時不見深受中國人喜愛的新疆和闐玉。

玉豬龍的製作：紅山玉豬龍的造型多為橢圓或近圓形，所以在製作上是否運用紅山文化特有的筒形器中心餘料製作不得而知。基本上有幾個步驟：一、切磨外形。二、中間有一圓孔，應是管鑽的痕跡。三、部分有利用軟性線狀工具拉出切口，因而有缺（現一般將有缺口可繫帶做為耳飾之玉飾稱為玉玦）形龍之稱。四、利用砣具或深或淺雕出玉豬龍臉部五官。

玉豬龍的造型：大頭、豎耳、闊嘴、有的還口露獠牙、吻部前凸、因貌似豬首而俗稱「豬龍」。亦有學者提出「熊龍」一說。有的首尾分離，形成一個缺口，稱「玦形玉龍」。孫守道先生首先提出紅山文化豬龍起源於玉玦之說。器身以一個繫帶孔為多、少數有兩個繫帶孔，出土時位於墓主人胸部。其造型應是依某種動物造型為樣，進而標準化形式化而形成的器形。此類器物從內蒙到遼寧紅山文化的主要遺址均見，河北、陝西、吉林、天津等新石器遺址或後代墓葬亦見出土或採集品。

玉豬龍的紋飾，主要呈現臉部五官。大眼睛因砣具運用不同或深或淺；寬寬的嘴巴用陰線紋呈現；鼻子呈現皺褶狀，形似豬習稱豬龍。此類豬龍身軀平素圓滾，紋飾主要是一個大頭，五官刻畫極為傳神，達凸顯頭部作用。因此玉豬龍的造型雖然樸拙；線條的雕琢也是從點到線慢慢琢磨，線條不如商周或戰國漢代因使用青銅器或鐵器流利感，但整體形紋搭配有一種原始的質樸美感。



玉豬龍的功能性：玉豬龍出土石主要在胸部，但從多件達 15 公分高的尺寸來看，不是純裝飾或一般配戴之物。從豬龍的奇特造型及普遍性來看，有可能是動物「神化」後的造型，或有宗教、禮制（禮器）的意涵。東北地區當時已有薩滿教等原始宗教，另從紅山文化墓葬基本如郭大順先生所言唯玉為葬的制度來看，玉器當時已不是純裝飾作用，再從幾個墓葬已見男女之分及有階級及特殊規格來看，玉龍所扮演的功能應是相對重要。依我個人看法其應是與紅山文化的筒形器與獸形佩均為紅山玉器的主器形——即重要器形。

玉豬龍的藝術性：獸面紋玉飾，形如丫字，俗稱「丫形器」，上方為一個獸面，立耳、圓眼，雙耳間有小突脊，嘴角兩端成圓弧狀略微外凸，是玉豬龍的平面像。此種設計顯示紅山人能將同一種動物設計成圓雕、平面不同的展現方式。此器下方有一個孔，其功能性也引發討論，認為可能是權杖的作用，有神器或禮器作用。此類器形長 12 至 15 公分，似非純配戴用途。獸面紋環形飾，與玉豬龍的造型一樣，巧妙在於一紋兩用，即共用眼睛、耳朵，即四個眼睛即能組成連續不斷的四組獸面紋，頗具巧思<sup>6</sup>。

紅山文化玉豬龍多面角度呈現				
				
牛河梁遺址 高 7.9 公分	遼寧省文物 店長 12.4 分	牛河梁第二地點 塚 1M21 寬 14.7	牛河梁第二地點 塚 1 M26	牛第二地點雙鴉 塚 1 M26 長 12.9

紅山文化 C 形玉龍			
			
內蒙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採集 高 26 剖面直徑 2.3-2.9 公分		北京故宮收藏 曲長 60 徑 2.2-2.4	台北養德堂收藏 高 11.3 公分

<sup>6</sup> 吳棠海《玉器篇五.新石器時代紅山文化玉器》，故宮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編輯委員會，頁 149。



紅山文化 C 形玉龍，昂首前伸，吻部前凸，上脣微翹。C 形玉龍與豬龍，皆成首尾捲曲狀，身軀皆平素圓滾，有點異曲同工之妙，差別在於 C 形龍頭上無角，但有勁揚的長鬚，多了一份動感，三星他拉所徵集的 C 形玉龍高 26 公分，似不宜配戴，感覺似為「神靈化形像」的動物，學者稱奇為迄今為止中國最早的玉龍。目前所發現數量比玉豬龍少，據傳均出自翁牛特旗，且每件製作均非常規整尺寸較大，玉豬龍則大小不一，工藝優劣均見。二者是傳承演變關係，或係屬不同文化具不同功能，尚需更多考古資料做進一步探討。目前這類 C 形玉龍多為遺址採集品或博物館、私人收藏不見出土資料，所以有些學者認為其應是後代或今人後仿之器形，但筆者從出土的玉豬龍料、工、形、紋的比對上，二者基本上是有諸多共同性，雕琢的痕跡亦是原始古拙，郭大順先生認為可能是趙寶溝文化，故將資料收入紅山系玉龍中與大家共同探索。

### 參、良渚文化早期玉龍：料、工、形、紋

浙江、江蘇、南京地區目前發現的新石器時代玉龍最早出現在崧澤晚期到良渚早期的墓葬中，如普安橋 M8：28 的圓雕玉龍及海寧達澤廟 M10：4 的半圓雕片狀玉龍。從陶器資料來看最早應出現在松澤文化晚期的墓葬，但因為部分也同時過渡到良渚文化早期。故此類玉龍學者有的把年代放在崧澤文化晚期，有的放在崧澤晚到良渚早過渡期，有的就放在良渚文化早期。本文為敘述方便，以下描述均以良渚玉龍稱此類崧澤文化晚期到良渚文化早期小玉龍。關於此類良渚玉龍造型與紋飾的相關研究，浙江考古所的發掘者劉斌、芮國耀、方向明、蔣衛東等都做過相關論述<sup>7</sup>。

良渚文化的玉龍玉料與大部分良渚玉器相似，大多呈白化現象比較多，如 1995 年浙江普安橋遺址、浙江後頭山、安溪梅園里所出；少部分如海鹽仙壇廟還是保持原來的青白玉色<sup>8</sup>。良渚文化玉器的礦源目前仍不清楚，但從地質專家的分析及外觀判斷其與新疆和闐玉是不同礦源，目前判斷玉礦應該還是來自當地。良渚中晚期後，大型墓葬的玉器尺寸較大且多呈白色現象來看，玉器礦源可能是被某些統治階級的人所控制或壟斷：崧澤晚期至良渚早期這個過渡期玉器品類不多，且玉器的尺寸也相對較小的情況，玉礦是否為少數特殊人士掌握不明確，但當時人已經能明確分辨玉石的差別。

<sup>7</sup> 蔣衛東〈紋飾與刻符〉《神聖與精緻—良渚文化玉器研究》（浙江攝影出版社年）頁 222-259。芮國耀參浙江省文物研究所《瑤山—兩遺址群報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1 年）。劉斌、方向明參本文註 2、註 3。




<sup>8</sup> 圖錄說明資料見古方主編《中國出土玉器全集 8：浙江》圖 26 浙江海鹽仙壇廟，松澤文化；圖 62：浙江後頭山—良渚文化；圖 64：浙江梅園里：良渚文化。《中國出土玉器全集 7：江蘇、上海》（科學出版社，2005 年）圖 20。



以下良渚文化玉龍表格是國立故宮博物院鄧淑蘋先生於 2006 年於大陸考察返台後，所整理的資料提供給筆者參考，特感謝她的資料提供與觀點啟發。

第一階段：崧澤晚良渚早（或良渚早）陶器鼎足為鑿形：崧澤典型器 如普安橋玉龍 略成長方形		
		1995 年 10 月中日聯合考古隊於浙江桐鄉普安橋遺址 M8：28：發掘一件類似前二圖的玉龍。通高：3.1，正寬 1.2，側寬 1.5 公分。與前二圖造型極其相似。1990 年流散這件背面有節狀紋裝飾略有不同。因普安橋遺址報告尚未發表，以類似兩件玉龍做圖示。
震旦 2003 月曆 約 3 公分	1987 年代初流散 約 4 公分	
第二階段：崧澤晚期到良渚早（或良渚早）陶器為崧澤晚期 如浙江仙壇廟 M51 龍頭 身體似紅山文化平素無紋 漸向圓盤狀過渡 江蘇趙陵山 M77 頭部兩件玉器似此造型，報告未發，需進一步查證。		
		
浙江海鹽仙壇廟 M51 長：1.1 公分		
第三階段：良渚早期 陶器良渚早期 頭呈龍形 身體介於第二階段至第四階段間 頭部仍突出身體較圓 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一件近似玉龍，徑：1.98-2.2 公分。		
		
浙江後頭山 M18 徑：1.4 公分		



第四階段：良渚早期 陶器爲良渚早期 如浙江安溪梅園里 龍頭較不突出 身體漸成圓盤形 國立故宮博物院有一件近似玉龍，徑：1.8-2.0 公分。		
		
浙江安溪梅園里 M8 徑：1.8	江蘇常熟羅墩 M8 徑：3.4	福泉山 M74 參考

良渚文化的玉龍基本上有兩大類，第一類約呈 4 公分左右的長條狀玉龍玉龍，目前出土資料只有普安橋遺址一件。第二類，除江蘇常熟羅墩遺址近乎圓形，徑：3.4 公分稍大外<sup>9</sup>，目前考古資料所見多爲爲 1 點多至 2 公分左右的小玉龍。第一類主利用長方形玉料，雙耳立體圓雕造型，嘴巴鋸割成“L”形的立體型態。第二類有幾件看似利用圓形芯料或圓形餘料所做成的近乎圓形或圓盤狀玉龍。玉龍邊緣留有近似圓形鑽孔後留下多道旋痕可作爲佐證。

良渚玉龍造型尺寸目前所見約 1.1 公分至 4 公分左右。個人以出土墓葬及陶器資料將其分爲四個階段，參附圖。第一階段：略成長方形。第二階段：強調龍頭，身體似紅山文化平素無紋，漸向圓盤狀過渡。第三階段：頭呈龍形，身體介於第二階段至第四階段間，頭部仍突出身體較圓。第四階段：龍頭較不突出，身體漸成圓盤形。崧澤晚期良渚早期的墓葬常共存於一個遺址，故此類玉龍的年代不是完全能確切掌握，有待這幾個考古報告發表。且相信這類玉龍數量應該還會有更多，可以印證或修正筆者對於良渚玉龍初步分期探索。





良渚文化早期玉龍的紋飾，除 1987 年代流散背面有節狀紋之外，身體多平素無紋。主要強調玉龍的眼、鼻、耳。古樸的雕琢手法，與紅山文化的玉龍有異曲同工之妙。因而引發紅山文化與良渚文化是否有關聯之說，因爲兩個玉龍的年代大概都在距今 5300 年左右，會是各自起源發展或是有無誰影響誰？筆者從目前的考古資料來看，兩個文化間並無直接相互交流影響的關係，故判斷二個文化在創造此類玉龍形象時，可能都有一個實際存在於大自然界的動物形象，兩個文化都以強調玉龍眼、鼻、耳特徵作設計。至於均呈環狀或橢圓形，身體平素無紋爲多，或與玉料的使用；或與遠古時期強調著重頭部，不強調身軀；或與人（動物面）蛇身的想法有關，依目前資料無法作判斷。

<sup>9</sup> 圖錄說明資料見古方主編《中國出土玉器全集 7：江蘇、上海》（科學出版社，2005 年）圖 20。





此類小玉龍目前資料主要出現在良渚文化早期偏早階段，良渚文化早期偏晚偏晚或是良渚文化中早期偏早，其後基本就不見此類玉龍。已經演化成以下龍首紋或獸面紋裝飾在其他造型上<sup>10</sup>。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中亦見這類裝飾龍紋的玉器，一般稱蚩尤環或龍首璜<sup>11</sup>。

良渚文化龍首紋			
			
浙江瑤山M1 徑8.2	瑤山 M11 徑4.7	1987 瑤山 M11:94 高3 寬8 厚0.4 公分	

## 肆、凌家灘文化玉龍：料、工、形、紋

凌家灘文化目前玉龍目前只出土一件玉龍；另出土一件龍（鳳）首玉璜。玉器資料參凌家灘玉器、安徽出土玉器精粹<sup>12</sup>。文獻參出土報告料<sup>13</sup>。凌家灘玉器與紅山文化玉器及良渚文化玉器的關係，是近年新石器時代玉器的研究討論重點。近幾年從出土資料及安徽、浙江相關的出土報告中，已經確定安徽含山凌家灘玉器的發展早於良渚玉器，並且影響良渚玉器；至於凌家灘與紅山文化的關係仍待討論。

紅山文化的玉料與前述的良渚文化玉器一樣，常呈現白化現象。目前發現的凌家灘文化玉龍及龍首璜亦呈白化現象。發掘者張敬國先生依據對該遺址的調查發掘，認為玉料應產自當地。從紅山文化的墓葬來看，有個件的綠松石、蛇紋石以外，多為黃綠色岫岩玉是主要特色，遼寧郭大順先生因而提出紅山文化『唯玉為葬』之說。良渚文化墓葬中除極似玉的美石外，基本上也是以玉器

<sup>10</sup> 參《瑤山》出土報告，M1、M2、M11。

<sup>11</sup> 參鄧淑蘋《國立故宮博物院：新石器時代玉器圖錄》（國立故宮博物院，1992年）圖22：雙龍首璜；圖59：蚩尤環。






<sup>12</sup> 張敬國《凌家灘玉器》（文物出版社，2000年）圖一、五三--五五，頁11、56—57。文：頁1—10。安徽省文物局《安徽省出土玉器精粹》：楊建芳師生古玉研究會圖錄系列之三（台北眾志美術出版社，2004年）圖一、五，頁21、29-29。

<sup>13</sup>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凌家灘—田野發掘報告之一》文物出版社2006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含山凌家灘新石器時代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898年4期。張敬國〈安徽含山凌家灘遺址發掘主要收穫〉《文物研究》第7期（黃山書社社，1991年）。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含山縣文物管理所〈安徽含山縣凌家灘遺址第三次發掘簡報〉《考古》1999年11期。



為主，南京汪尊國先生提出『玉殮葬』之說。安徽含山凌家灘文化則是各類美石、玉器併陳，有玉器、瑪瑙、綠松石、美石等等美石品類豐富，色澤多。與紅山文化、良渚文化墓葬中以玉器為主的現象有所不同。

凌家灘文化玉龍，張敬國先生形容其形象極為逼真。除強調耳、眼、鼻之外，龍身陰刻背脊和鱗片，兩面紋飾基本相同。外型與紅山文化確實有異曲同工之妙，差別在於其身上有裝飾鱗片紋等，另其器身厚度僅 0.2 公分，比紅山文化玉龍平均厚約 1 點多公分相較要薄的多。在製作工藝上紅山圓雕工藝顯著，凌家灘雖然厚度僅約 0.2 公分，亦能呈現圓雕效果。至於外型近乎圓形與紅山文化是否有關，是因料施工而呈圓形，或是要追求圓的表現，則無法確定。另外凌家灘文化的龍首璜，龍首的特徵基本與紅山文化的 C 形龍有類似的特徵。兩者的工藝都是樸拙線條。

凌家灘文化 玉龍		凌家灘文化龍首璜	
			
			紅山
1998 凌家灘文化 M20：29 凌家灘文化 長徑 4.4 短徑：3.9 厚：0.2 公分		1987 凌家灘文化 M9：17.18 長 16.5 寬：0.9-1.5 厚：0.5 公分	

如果單從凌家灘玉龍的造型來分析，特徵確與紅山文化玉豬龍相似，但無法肯定明確的說這兩種玉龍有何關係或這兩個文化有何關連性。另外就凌家灘文化的龍（鳳抽象）首璜與紅山文化C形龍來看，兩者亦有其相似處。若是只有這兩種器形有其相似處，尚且無法論斷這兩個文化或兩者玉器有何關連性？但從凌家灘文化與紅山文化玉器最發達的時期，也就是距今約5300年左右。兩個文化同時都出現玉龍、玉鳳（鷹、鳥）、玉人、玉筒形器、玉連璧等相似的造型。由於一些器形都非常獨特，如2007年凌家灘文化發掘出紅山文化特有的筒形器來看，及類似興隆窪查海的匕形飾來看，兩個文化間應存在著關聯性<sup>14</sup>。國立故宮博物院鄧淑蘋先生於2008年7月到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察後，專文論述：就筒形器等解開紅山文化玉箍形器之謎？<sup>15</sup>認為凌家灘文化的筒形器較紅山文化原始，時間應該較早。認為箍形器，是簡化了的玉製龜殼。「龜狀

<sup>14</sup> 凌家灘筒形器出土相關資料參，安徽省文物研究所〈安徽含山凌家灘遺址第五次發掘的新發現〉《考古》2008年3期，頁7-17文及圖版六、七。

<sup>15</sup> 鄧淑蘋〈解開紅山文化玉箍形器之謎？〉《故宮文物月刊》311期，2009年2月，頁96-109。



扁圓形器」，與紅山箍形器非常相似，但是兩者的功能可能有了變化。另有學者則認為紅山文化的筒形器發展系統較完整，可能從興隆窪查海文化就一路傳承下來。目前這兩個文化彼此玉器造型相似的原因及其先後關係，確實值得探索，以後更多的考古資料出現，當有助解決兩個文化玉筒形器、玉龍關係之謎外，更有助解決這兩個文化間的交流與發展，對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的傳承與發展的研究均大有助益。

凌家灘文化玉器的紋飾，除2007年出土的玉豬外，大多以陰線刻畫來展現紋飾為多。凌家灘的玉龍利用陰線刻化出籠的眼、鼻，期中以陰線刻畫出鱗片紋，增加了生動性，是紅山、良渚文化玉器不見的裝飾技法；另外其不像紅山、良渚文化將眼睛等部分以較圓突的方式處理，此或與厚薄度有關；也可能與裝飾技法不同有關。凌家灘龍首璜的龍頭與紅山文化的C形龍相較，C形龍的額頭、下顎部分有網格紋裝飾，眼睛部分亦較立體明顯，凌家灘文化龍首相對簡略，但神韻確是極為相似。因此凌家灘文化玉器與紅山文化玉器有關連性的可能性是極大。

凌家灘文化玉器的製作、器形等確實是影響了良渚文化玉鉞及埋葬制度：兩者間玉器出土時亦多呈白化現象。但是兩者間的玉龍造型，從目前出土資料來看，並無明顯的關連性。以後新資料出土，應該能將紅山、凌家灘、良渚文化間的文化交做更進一步瞭解。

## 伍、石家河文化玉龍：料、工、形、紋

湖北石家河文化時間距今約 4 千多年，主要以湖北、湖南為主要分佈範圍。其中以湖北肖家屋脊甕棺 6 出土的玉龍，身體捲曲被認為是否與紅山文化或良渚文化有關。

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出土時呈黃綠、青白、白化幾種現象。出土時器表附水分顯得較潤，但水分一消失則顯得較乾澀。玉礦來源不明確，可能也是來自附近礦源。肖家屋脊 W6：36 這件玉龍玉器色澤成黃綠色，上面有白色班點。孫家崗 M14：3 玉龍已呈白化現象。玉質與良渚文化有點相似。

肖家屋脊玉龍基本上呈圓形設計方式，邊緣有旋痕，可能是芯料所製，即因料施工成圓形；也可能是要做成圓形設計，基本上呈現省工省料的原理。其製作方式是切磨外型，磨出中心圓孔，首尾分開成塊形。孫家崗 M14：3 玉龍，玉龍基本上也是首尾呈現環形狀，只是上面有鏤空且上頭裝飾比玉龍更龐雜的似羽毛裝飾，去除裝飾，玉龍本身約 4 公分左右。這兩件玉龍從一件是利用圓



形設計除頭部簡略線條身體平素簡單的製作與一件利用及釘線打稿、鏤空風格、裝飾較繁複來看，應有區域或時代早晚的區別。

肖家屋脊玉龍造型與紅山文化相似處都是首尾相捲成玦形，凌家灘、良渚玉龍亦有相同特色。但是石家河此類玉龍目前僅有一件且較簡單，無法論述其造型是受前述兩種文化影響。孫家崗玉龍造型頗複雜，尚須更多資料來探索其起源與發展。

石家河文化玉器以雙線減地突起陽線紋為特色之一，風格與紅山文化隱地突起的稜線紋有點相似。在肖家屋脊玉龍頭部可見此類裝飾線紋。孫家崗的鏤空龍紋風格上與山東地區有點類似，尚須進一步探索。

石家河文化從考古資料顯示，是受到太湖流域良渚文化及山東地區史前文化的影響，玉器風格可能也受到上述兩種文化的影響，至於與紅山文化的關連性目前並不明朗。

石家河文化玉龍			
			
肖家屋脊 W6：36 徑 3.8 寬 1.2 厚 0.8		孫家崗 M14：3 長 9.1 寬 5.1	

## 陸、新石器時代玉龍的特色、延續與影響

新石器時代晚期是中國玉器蓬勃發展的第一個高峰期，因而有學者提出『玉器時代』的說法。玉器造型中玉龍常是討論的主題，因為龍的形象在沒有文字的時代看起來是不太可能有定論。針對以上重點綜合歸納：










玉料：新石器時代玉龍的原料多取之於當地。四個新石器時代文化玉龍在玉質、呈色、特徵上都有差異。因此即使造型上或因文化交流受到影響，但是玉料仍以就地取材為原則。是否因某些統治階層的人控制支配玉礦，尚待討論。

製作工藝：新石器時代玉器在老祖先長期使用石器的經驗下，已經知道利



用解玉砂進行切磋琢磨，使玉料成爲玉器。片狀工具、線狀工具、尖狀工具的使用是大家都認可的，對於新石器時代是否有圓盤狀砣具至今仍有不同看法，目前有幾位先生在進行實驗考古的工作，比較砣切割與線切割留下痕跡的差異，有助於此問題的釐清。以玉龍的製作工序而言，基本上是切磨出圓、近圓、橢圓的外型，再雕琢臉部的眼、鼻、嘴爲重點。這種圓或橢圓受到最早的玉器品類玉玦的傳承；或是因料施工，爲達省工省料的效果，故兩種器形均呈現近圓的效果。且新石器諸文化玉龍造型在文化傳承，交流並不明確的情況下，亦均呈現近圓的器形，筆者推測與製作上省工省料及工具的運用是有關係；因而呈現近圓或橢圓的共通性。新石器時代玉龍紋飾均著重在臉部五官，或用陰線、隱地凸起、陽線紋各有各的風格特色，紅山文化運用陰線刻畫、引地突起凸顯臉部；良渚文化利用陰線刻及深淺浮雕強調龍首；凌家灘文化玉龍利用陰線刻畫妝點生動效果；石家河文化精緻細膩的陽線紋形及鏤空兩種不同技法形成不同的藝術風格。各文化玉龍在料、工、形、紋間有其共通性但亦有其獨特的風格。呈現史前多元文化的面貌。

玉龍造型不因改朝換代，不因夏商周文明的到來，不因青銅器、鐵器的出現而式微。從所列表中商周玉龍的發展與演變仍見一類近圓或橢圓設計，只是因爲生動性、立體效果的美感追尋，另一類近乎寫實動物獸形狀的玉龍出現了，如商周時期的夔龍；春秋戰國時期的 S 龍，漢代都可不斷接續下去，中國龍是可從新石器不斷接續到清代玉龍的造型發展與變化。

商周玉龍					
					
商代 婦好墓玉龍	商代 婦好墓玉龍	商代 婦好墓玉龍	商代 婦好墓玉龍	商代 婦好墓玉龍	西周 山東前掌大
					
商代河南出土夔龍		西周夔龍		春秋戰國 S 龍	



## 柒、結論

玉龍主題只是從諸多考古出土的器物中的一個器形為出發點，但是結合學科特色，從多種角度探索中國新石器時代諸文化玉龍的〈料、工、形、紋〉特色，可以理解其間的異同與特色。

由於玉器的製作工藝精湛，甚至表現出藝術創意，顯示早在新石器時代先民製作玉器的技術就已非常進步，因而，我們是否可以稱這個時期為「玉器時代」？這些文化是否代表不同的古國？玉龍之間相似的造型是否顯示當時的文化交融？就功用而言，除了裝飾之外，玉器是否也有宗教・祭祀的作用？

希望隨著近代考古學的蓬勃發展，有更多的出土資料，能有助釐清本文中諸多疑點，故本文題目命名為新石器時代玉龍初探，希望以後能再探新石器時代玉龍，或是接續新石器時代玉龍對以後歷史時代玉龍造型與文化的影響。

本文資料來源、靈感及觀點感謝遼寧、安徽、浙江、南京、江蘇、兩湖各考古所、博物館先生女士提供與共同討論；並感謝嚴文明先生在新石器時代玉器譜系觀點的啟發；鄧淑蘋先生良渚玉龍表格、資料及觀點提供；吳棠海先生料工形紋角度的啟發，特此致謝。



# **The Brief Exploration of Jade Dragon during Chinese Neolithic Age —The multiple Researches in Archeology/History, Tribe Culture and Technology/Art**

**Mei-Yin, Chiang**

Lectures,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Department of Aesthetics and Visual Arts,  
Nanhua University

## **Abstract**

This article will focus on the Jade Dragon during the Neolithic Age and analyze it from the material, work, shape and stripe. It looks like a tiny subject, but it has a great influence o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Neolithic Age, tribe culture,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d art creative design in ancient China.

At present, the cultures of Jade Dragon during the Neolithic Age mainly come from Hongshan Culture in the Liaoning Province and east of Inner Mongolia, Liangzhu Culture in the China southeast area, Linjitan Culture in Anhui Province and Shihchiaho Culture in Hubei Province. Among of them, there are more Jade Dragon from Hongshan Culture and Liangzhu Culture, but the quality and size are totally different. Though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style design, the equally satisfactory will be in result. The Jade Dragon scarcely comes from Linjitan and Shihchiaho Culture, but it is worth to discover the style and making.

Archeology was regarded as one of the history. With 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excavation and the Neolithic Age, the age without the invention of written words, archeology obviously provides a lot of information to understand the Chinese ancient history and prehistory. It will also appear a lot of discussions between the tribe & culture and technology & art. Therefore,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the brief exploration of Jade Dragon and brings up some unsolved questions. We hope there will be more data provided to discuss Jade Dragon in Chinese prehistory.

**Keywords:** Neolithic Age, jade dragon, the material, work, shape and stripe.

